

G408-23

• 供批判“四人帮”参考 •

江青两次来大寨干了些什么？

(王 金 籽)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江青两次来大寨干了些什么？

(王金籽)

我完全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王、张、江、姚反党集团所采取的坚定、正确、及时、果断的措施。粉碎这个反党集团，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，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。

这个“四人帮”反党篡权的主将江青，曾经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至九月二十日，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至九月五日两次来大寨。我都陪同她。对于她不少的言行，陈永贵同志以及郭风莲同志是明顶暗斗，作过坚决斗争的。作为我，对于她的不少言行，当时也是看不惯、想不通，有抵制，但又不好明说。现在真相大白，那是她阴谋篡党夺权的表演和暴露。现把当时目睹耳闻的事实揭发如下。

她 反 对 毛 主 席

毛主席对电影《创业》作了重要批示，批评了江青。去年九月，江青一来大寨就翻这个批示的案。她叫来《创业》的作者张天民、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及长影的几个领导，还叫来《山花》的作者马烽、孙谦、导演桑夫，在一次座谈中，她对张天民说：“小张，你过来。你告了老娘一状啊，你不要以为通了（天）就了不得了，就翘起尾巴了。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。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，重拍一部新的《创业》电影。所例八条罪状，是文化部给

你提的，我只给你提一条，就是艺术水平不高。”当下，她就气势汹汹地命令孙谦去重写《创业》。

今年九月五日，她上了虎头山，在大寨公社牧场的小房内休息，大寨公社宣传队准备为她演出文艺节目，先奏《东方红》乐曲，她说：“你们奏《东方红》我就不出去，很快给我停下来。”后来，她见到红小兵戴着红领巾，便动手恶狠狠地揪了下来，还说：“戴这个干什么，要戴红小兵臂章”。毛主席曾经多次和少先队员、红小兵在一起，戴着红领巾照相留念。江青竟这样厌恶红领巾，更有甚者，对《东方红》乐曲也反感，她对毛主席究竟是什么感情，不是很明白了吗！

特别是今年九月来大寨时，她已知主席病重。来大寨后，却准备在中秋节大摆宴席，别有用心地请大寨贫下中农都来玩月。陈永贵同志严肃地回绝了她，对她说：“中秋是什么节日？正在农忙季节，摆酒请客，我不理解。要是叫几个贫下中农，开个座谈会，那还可以。”后来事实证明，毛主席在中秋次日逝世。她要在这时候大摆宴席，实在令人怀疑。

九月五日晚，中央电话通知主席病情恶化，要她速回。陈永贵同志立即组织人作好了返京的一切准备工作，她却悠闲自得，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打扑克。她心里到底有没有毛主席，她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实在令人气愤。

分 裂 党 中 央

去年九月，她来到大寨后，对人说：“我在北京心情不舒畅，到这里来很自由，我身体不好是他们迫害的。”又说：“你们听到

有人攻击我的谣言了没有？在北京可多哩。他们不骂我，他们不能活。我没有他们骂，我也不能活。”

又一次会上，她说：“有人造谣说，主席批评了我，说我犯了错误了。主席没有批评我，政治局有些人是凭造谣过日子的。”有一天中午，江青带着文化部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一些名演员去团结沟，在路上浩亮大肆吹捧江青的一次讲话。浩亮对江青说：你的讲话太好啦，我听了很高兴，还录了音。江说：“我这是和他们对着干哩，政治局有些人说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拍得不多，戏也演得少了。”浩亮接着说：“这是对江青同志的污蔑。”

在一次吃饭时谈到了评《水浒》，江说：“《水浒》的要害是架空晁盖，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。”

去年在大寨时，有两个女解放军和她照像，江要她们摘去帽子，江说：“我就不爱那个鬼帽子，是从外国搬来的，是修正主义的服装。我这样讲，他们又要说我干涉国务院的工作，插手军委工作了。”一天晚上，她请电影界的一些人看了外国影片《斗牛》，看完后大加赞扬，随后就说到《创业》，她说：“有些话本来是王铁人的话，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，把死人的话安到活人身上，我这样说，他们国务院有些人又不高兴了。”

大造反革命舆论

今年九月四日晚上，江青在大寨供销社买了四十多件东西。买起后，她拿出钱来说：“我有钱，山西人会算账，我这个山东人不自私。”随后，她就让售货员郭和妮等人写自己的名字。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。不料，这一下触犯了江青，她批评郭和

有人攻击我的谣言了没有？在北京可多哩。他们不骂我，他们不能活。我没有他们骂，我也不能活。”

又一次会上，她说：“有人造谣说，主席批评了我，说我犯了错误了。主席没有批评我，政治局有些人是凭造谣过日子的。”有一天中午，江青带着文化部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一些名演员去团结沟，在路上浩亮大肆吹捧江青的一次讲话。浩亮对江青说：你的讲话太好啦，我听了很高兴，还录了音。江说：“我这是和他们对着干哩，政治局有些人说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拍得不多，戏也演得少了。”浩亮接着说：“这是对江青同志的污蔑。”

在一次吃饭时谈到了评《水浒》，江说：“《水浒》的要害是架空晁盖，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。”

去年在大寨时，有两个女解放军和她照像，江要她们摘去帽子，江说：“我就不爱那个鬼帽子，是从外国搬来的，是修正主义的服装。我这样讲，他们又要说我干涉国务院的工作，插手军委工作了。”一天晚上，她请电影界的一些人看了外国影片《斗牛》，看完后大加赞扬，随后就说到《创业》，她说：“有些话本来是王铁人的话，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，把死人的话安到活人身上，我这样说，他们国务院有些人又不高兴了。”

大造反革命舆论

今年九月四日晚上，江青在大寨供销社买了四十多件东西。买起后，她拿出钱来说：“我有钱，山西人会算账，我这个山东人不自私。”随后，她就让售货员郭和妮等人写自己的名字。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。不料，这一下触犯了江青，她批评郭和

妮：“为什么不写妈的名字？你们不是妈生的？没有母亲你从那里来的？这是大男子主义、孔老二。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，造他们的反。将来女的要掌权，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。”

九月五日，她到虎头山上大寨公社牧场。到牧场后，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，她又生了气，说：“怎么都是男的，没女的？给我找几个女的来！”又说：“女的要掌管天下。”

江青来大寨后，一再强调女的要掌权，当时，我们不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现在清楚了，就是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。

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

江青两次来大寨，每到入多的场合，都要说毛主席没有来，我来了。她“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。”去年九月来大寨时，有一次上了虎头山，在水池旁边拿出她的高级糖果来吃，一面吃一面说，这是毛主席给我的，给我带来吃的。人们厌恶她的这种作风，不接她的糖果，她就说：“这是毛主席的糖，你不吃？”用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，进行招摇撞骗。有一次被她叫到大寨来的张永枚写了八句诗，她马上叫好，并让张永枚抄出来，说什么我回去就送给主席看。

请客照相笼络人心

去年，江青到大寨住了只有十几天，就举行了两次宴会，一次请文艺界，一次请新闻界，每次都一百多人。

她把照相也当作笼络人心的手段。凡是要求和她合影的人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既宣扬了自己，又可以收买人心。

她用这些手段拉拢人，有的人就上了钩。有一次她和文艺界的人一起在狼窝掌照像，照完后，江青唱起了辛弃疾的《水龙吟》，一群演员围着她，也唱起了“我们永远跟着江青，随时准备战斗。”

砍 大 寨 红 旗

去年九月江青来大寨时，要在虎头山上挖条“战壕”，她选了个地址，正选在规划为新村和猪场的地方。陈永贵同志不同意，她硬要在这里挖。其实她根本没干什么活，只是扎了个八角毛巾，照了个像。“战壕”是警卫战士挖成的。她大肆宣扬她参加劳动，并在农业会议上说她参加劳动，手上都磨起了泡。后来，因为盖猪场平了这条壕。这条壕不过三尺深，也不知她的用意何在，根本没有什么用。要是说备战，大寨的地下涵洞可放几千人。所以大寨贫下中农对此不满，就把这条壕平掉了。但知道她今年来后必然要问此事，所以，大寨社员另给挖了一条。今年九月三日来大寨后，江就问她的“战壕”，四日到现场去看，发现不是原来的，就大发雷霆，说：“这是假的，是伪装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报告。这是有关中央政治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问题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你们不听我的，就是听邓小平干的。”接着，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

“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，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。邓小平是反我的，你们的猪场是邓小平让修的。修的时候陈永贵在不在？”当时郭风莲同志回答说：“大寨从来是听毛主席的话的。你那样说，我们接受不了。”江当即用手捂住耳朵说：“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给你吵，我不给你吵，你要写检查，陈永贵也要写检查。”从猪场到了菜园，江青又要看油莎豆，因为这个种子是她去年带来

的。来到地里她问：“这油莎豆是怎样种的？”郭凤莲同志回答：

“是技术人员按照首长留下的说明书的规格种的。”江又问：“下种时陈永贵在不在？”“你在不在？”凤莲回答说：“我们忙别的，都没有来种。”当她知道陈永贵、郭凤莲都不在时，就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们不重视油莎豆。并说：“为什么永贵不来种，你小郭是书记，为什么不亲自种呢？不象话。”从菜园出来，又到了玉茭地，她把每株玉茭上的小玉茭穗扳下，扳下一篮子，逼着郭凤莲说：“这就是你们大寨种的试验田，这就是你们的大玉米？”并让跟她的人看，又说：“你们好宣传大寨的玉米有多大。种这干什么？拿回去让贫下中农讨论讨论。这是邓小平让你们种的试验田。”郭凤莲同志说：“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，首长可以批评。你说是邓小平让我们干的，我们接受不了。”江说：“你们太骄傲，说什么也不听。”

江青口口声声说是邓小平让干的，就是妄图把大寨和邓小平拉在一起，达到砍倒大寨红旗的目的。因为大寨人听毛主席的话，不听她的话，她就说郭凤莲：“你们太骄傲了，一点批评也不接受。”

下午，她批评大寨种的果树太多了，要砍掉一些果树，栽文冠果。还要大寨和昔阳派几个人到辽宁学习种文冠果的技术。其实，大寨早已有了这种植物，只不过不叫“文冠果”，而叫木瓜，或叫木本油料。郭凤莲同志告她说大寨有文冠果，叫她去看，她不去，并让凤莲派社员给她把文冠果树砍下一半拿来让她看。结果一样，名字不同就是了。但她却说：“这不是文冠果树，你们到辽宁去学习，马上派人去，县里也去人。”

江青为什么要滥用权威给油莎豆、文冠果争地盘呢？看来这并不是选择作物的问题。只要和她在供销社自我介绍她只有一个亲

人，就是侄儿毛远新，就知道他的用心了。原来油莎豆、文冠果是毛远新在辽宁的“杰作”。江青还说过，大寨也是“她”的“点”，在她看来，种了油莎豆、文冠果就等于听了她的话，大寨也就变成了她的“点”，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寨红旗也就不存在了。

九月四日晚上，江青只带了随身警卫员和司机，突然进了狼窝掌。我们知道后，她已经提着一大篮玉茭穗回来了。原来她把凡是一株两穗玉茭上小的穗都扳掉，还在供销社和陈永贵同志说：“你们有多少玉茭？我要把凡是小点的统统取掉。”陈永贵同志说：

“不少，有五、六百亩啊！”她要把所有玉茭上的第二穗、第三穗小的都扳掉。陈永贵同志说：“那样不行，组织劳力干，六、七天也扳不完。”而且告诉她：“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减产。”但她还要坚持她的主意，并说：“我也不白用人，我有钱，可以出钱买扳下的玉茭，可让我的马吃。”她还滔滔不绝地讲扳掉小玉茭，可以集中力量长好一个大穗。但不论她怎么说，大寨的同志都没有听她的。实践证明，有的扳了穗的玉茭，很快就枯死了。收打结果表明，扳玉茭穗的作法确实是要减产的。

批 邓 另 搞 一 套

九月四日，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要搞一次所谓批邓会。她把她的随从人员和接待站工作人员叫到一块，她要讲话。她讲话时，不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却大讲邓小平怎样迫害她。还说邓小平到法国去时带她的侄儿走。要随她来的鄧处长发言证实这件事。鄧处长说：“我不了解此事。”她反问：“为什么不了解？”鄧说：“我不了解就是不了解。我怎么能知道？”这次批邓会不中她的

意，她准备第二天还要开，要陈永贵同志发言，她来出题目。陈永贵同志说：“我发言就从老少组讲起，要讲和刘少奇斗争，和李雪峰斗争。要讲大寨是怎样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体会，不需要再出题目，大寨斗争经验题目有的是。”江说那也算，你讲你的，但别的人由我来出题。由此可见，江青搞的所谓批邓，只不过是幌子，实际是她划框定调，她出题，别人答卷，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只是因为五日晚中央来电话催她急回，这次会才没有开成。要按她所出的题是很难答的。

宣扬封、资、修文艺

江青两次来大寨，每次都带着两七卡车电影片。她看的是《断桥》、《打金枝》、《红娘》。西方影片《斗牛》、《冷酷的心》、《鸽子号》，还有一些海淫海盗的影片。她听的戏和音乐是《二进宫》、《斩黄袍》、《斩子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空城计》等。不仅自己看，自己听，还要请文艺界、新闻界的人看。去年九月，她让名演员给大寨社员组织一次晚会，演奏、演唱的节目，大部分是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，妄图利用这些封资修毒素，毒害大寨人的灵魂，玷污大寨红旗。她在吃饭时或是让她叫来的“艺术家”吹奏演唱作乐，或是播放旧京剧，旧昆曲等唱片，她还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随声和唱，真是丑态百出。

贵族老爷态度

江青去年九月来大寨时，要陈永贵、王谦同志陪同她骑马上虎头山。王谦同志如实告她：“我不骑马，可以步行陪你上山。”不

料，她却大发雷霆，大骂王谦同志：“胆小鬼，你骑上去！”今年来到大寨后，一下车就骂大寨接待站的负责人，连连追问：“你给我盖的窑洞呢？”原来去年来时，她不住平房，要住窑洞，选好了十孔窑洞，却不进家。要我连夜动工，把十孔窑洞的窑腿都拆去，打通变成一大间。这是无法办到的事，我给她解释，不行。还是陈永贵同志给她说明：“那不行，那么一拆，十孔窑洞要塌毁，连窑洞上面楼房也要塌下来。”江说“十孔不行先搞六孔”，陈永贵同志回答一孔也不行。这才勉强作罢。但临走时，又要大寨接待站另外给她盖一个院子，盖六至十孔窑洞，相互打通。陈永贵同志以及我们都认为这个要求太荒唐，根本没有安排盖，因此今年来大寨后一下车就骂。

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

江青两次来大寨，乘着专列，随从五十多人。带的东西是上自冰箱水柜，下至大小便盆，一个人用毛巾一百多块，一块毛巾用一次后就要洗涮、煮沸消毒，才能再用。她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大院，占用十孔窑洞，三个套间，能住一百五十多名外宾的大院全被她占了。她的住房分作休息室、卧室、会客室、餐厅、打扑克的娱乐室。她没有占的房间也不许别人住，连她的警卫战士也不准大声走步。她住在大寨后有几不准，不准参观、不准车子进院、不准开有线广播、不准开水管、不准用吹风机、三十里以内不准放炮。群众气愤地说：这那里还象共产党，真比资本家还厉害。

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